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文丛

意义与 认知范畴化

MEANING AND
COGNITIVE CATEGORIZATION

张维鼎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庆发 张 晶
责任校对:赵 琼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义与认知范畴化 / 张维鼎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6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7-5614-3734-6

I. 意… II. 张… III. 语义学-研究 IV. 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8529 号

书名 意义与认知范畴化

作 者	张维鼎 著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3734-6/H·23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2.25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 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意义是语言存在之根本,意义创造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式。我们所使用的词语之意义是我们共同的社会文化经验的反映,是我们共同的世界认知成就和信念的交流,也是我们对世界的文化探索和精神创造。

探讨世界认识的哲人们,从古到今,始终都密切关注着语言意义。现代语言学是语言研究在挣脱了人文研究的古老谬误和经学独断之后才建立的。这个事实又让语言研究产生了某种现代谬误,似乎语言可以与文化和意义相剥离而使语言研究具有充分的客观性和形式化。历史悠久的语义研究于是沉寂了大半个世纪。国外的词汇研究重形态轻意义,汉语词汇研究彷徨不定,都陷入举步维艰的状态。语言科学的发展需要语义研究的发展,无数事实证明,这种纯客观形式的语言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语言的本质。从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研究开始了一场平静的革命,语义研究异军突起,迅猛发展,以语义研究为核心的认知语言学应运而生。

语言学是面对一切语言的研究,介绍国外语言研究和理论的同时应该重视汉语,因为独具一格的汉语是最能够映射普遍的认知规律的语言。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哲理和汉语“比类取象”的具象思维方式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训诂学就是古老的认知语言学。汉语研究与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却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的局面,这就显得匪夷所思。在汉语文化逐渐融入世界和英语在我国较为普及的趋势下,这种语言研究局面就有必要改变。这就是笔者撰写这本书的一点心愿。撰写这本书也是想把笔者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这几年开设《认知语言学》、《语义学》和《文化语言学》课程中师生之间学术交流的心得体会诉诸笔墨。本书中的观点或有臆断,很不成熟,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这些观点,意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语义研究的繁杂性、多学科交叉性,使得语义研究无明显的系统性。徐通锵因此说:“语义学著述一般都缺乏系统性,各章节之间往往缺乏内在联系。”本书旨在以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认知经验范畴化和隐喻为视角和线索,探讨和审视传统语义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汉英对照和比较,相互贯通。第一章讨论语义研究的人文传统和现代主要流派。第二章讨论意义、现实和我们的世界知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三章和第四章分析、描述了认知范畴化与语义概念的构造、类型和关系。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隐喻表达如何能引致对抽象复杂的事物的认知范畴化。第七章对传统的语义研究中某些重要理论观点和现象作认知范畴化角度的审视和诠释。第八章对传统的语义关系方面的理论观点和现象做认知范畴化角度的审视和诠释。

笔者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深受石坚、朱徽、程锡麟、王寅、钱冠连、徐盛桓等教授学术风范的感召,且受益于诸位先生博大的学识,也得益于外语学院许多学者如敖凡、刘利民、段峰等教授的指教。本书的撰写与四川大学外语学院领导们长期的鼓励和资助是分不开的。书成之际,我也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正是他们厮守于清贫之中对我的关爱使我心无旁骛……

张维鼎

于华阳府河畔

目 录



第一章 意义研究传统与流派	1
1.1 中西古代哲学里的语义研究	2
1.2 中世纪的神学性语义研究	6
1.3 文艺复兴的人文理性语义研究	9
1.4 科学主义与语义研究的沉寂	11
1.5 后现代主义与语义研究的复兴	14
1.6 现代语义研究的几个重要流派	16
1.7 哲学的语言学反思	21
1.8 语言哲学的意义观	24
 第二章 语言意义与现实世界	 37
2.1 沃尔夫假说	38
2.2 思想语假说	51
2.3 思想里的语言与前语言构造成分	53
2.4 语言的词典义与百科义	57
2.5 词义与句义	59



第三章 语义概念与认知范畴	61
3.1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	61
3.2 原型意象与认知范畴	65
3.3 想象现实与客观现实	69
3.4 认知范畴内部构造	71
3.5 认知范畴的语境依赖性	78
3.6 范畴化的层次	79
3.7 基本层范畴	82
3.8 上位层范畴	84
3.9 下位层范畴	85
第四章 认知范畴与词汇形态	89
4.1 意象思维与汉字的意象形态	90
4.2 范畴复合里的属性项构成	105
4.3 概念范畴层次系统与双字构词	109
4.4 词义概念演变与双字构词	112
4.5 行为、事件、性状、方位的基本经验与认知范畴	115
4.6 容纳图式与语义	124
4.7 路径和力量图式与语义	125
4.8 语序的认知分析	127
第五章 隐喻认知与范畴化	145
5.1 隐喻与思维方式和类型	146
5.2 隐喻研究史探	147
5.3 隐喻的语言学特征	153
5.4 隐喻表达的特征	155
5.5 概念隐喻与语用隐喻	162

5.6	隐喻与语言的诗学本质	165
5.7	隐喻的认知相似性	173
第六章	隐喻的认知研究	177
6.1	隐喻的认知本质	177
6.2	隐喻认知与语言表达	180
6.3	隐喻意象图式与世界感知	182
6.4	隐喻图式的意象感知功能	183
6.5	隐喻与关联论	190
6.6	隐喻与换喻	191
6.7	语法隐喻	200
6.8	成语的认知分析	202
第七章	传统语义学的认知批评	215
7.1	语义核心——概念意义	215
7.2	语义三角与语义梯形	221
7.3	语言意义的层次系统性	223
7.4	形义关系中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227
7.5	理据性与象似性	241
7.6	汉字的象似性	243
7.7	语义研究的基本术语	244
7.8	语境、情境和认知模式	246
7.9	语义特征与语义认知切分	249
7.10	语义特征的功能	257
7.11	认知域与语义场	263
7.12	语义场效应	269
7.13	语义场的分类	271



7.14	歇后语与关联推理	274
 第八章 语义关系的认知分析		
8.1	同义与反义关系	289
8.2	同义反义的多义性与转化	296
8.3	语词多义与同音异义	299
8.4	意象图式与多义用法	305
8.5	共时性多义范畴里的同构现象	312
8.6	词义演变与范畴构造	315
8.7	词义演变中的范畴层级移位	320
8.8	词义演变与概念域的转移	325
8.9	词义的附加	328
8.10	语义与社团归属感	330
8.11	义迁模式与义迁距离	334
8.12	歧义浅析	337
8.13	语义模糊	347
8.14	歧义的心理认知研究	353
8.15	字面义与修辞义	361
8.16	语用义的信息价值	362
 参考文献		375

第一章



意义研究传统与流派

语义学是对语言意义的科学研究，semantics 这个术语虽然在 19 世纪才出现，但人们对语义的研究却很早就开始了。作为封闭性的符号系统，语言是通过意义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的。语义研究在其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由人文哲学向科学的迈进过程，即从古希腊哲理思索到中世纪神学思辨；从神学思辨性探索又转向文艺复兴时的人文理性探索；由此，语义的人文哲学探索就经由历时语言学向现代科学研究发展。这种语义的科学研究仍然是以人文哲学思潮为背景的。从 19 世纪开始，语义研究逐渐趋于实证科学性研究就是以当时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为背景的，其中又可分为初期的以词汇为中心的传统语义学时期和随后摆脱结构主义束缚而高潮迭起的现代语义学时期（王寅：24—28）。而这种语义学复兴又是以后现代的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为背景的。

作为世界观研究的哲学，其最大的学术关怀也就在于对世界的认识。这可以大致理解为是对万事万物及其联系和互动的认识、理



解和范畴系统化。(H. W. Fowler, 1950: 663) 与“认识”近义的术语就是目前盛行的术语“认知”(cognition), 这个术语在词典中一般就理解为“认识”“认识力”“知识”等。比如《辞海》(2000)的解释是:“认知就是认识, 指认识客观事物, 获得知识的活动。”(徐盛桓, 2002) 我们认为, “认识”和“认知”还是有所区别的。当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所观察和感悟时就对世界有所认识了。“观察”这个词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观”的视觉活动中必然伴有“察”的思维活动。“观而不察”就会“视而不见”, 这里的“见”即“理解”的意思。认知科学认为, 人是一个主动的信息加工者。人对世界的经验性感悟仅仅是直觉性的信息摄取(感知“perception”), 这之后应该加工成认识, “认”指识别, “识”指理解。在日常经验活动中, 人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认知信息进行加工的呢? 这主要依靠言语行为中的语言。当我们把世界认识上升为有结构的概念范畴并且整合到已有的知识系统(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再用语言系统标示出来(即客体化)时, 这个认识就因这种信息加工而成“认知”, 认知因此是范畴化了的认识。这个过程大体是: 现实世界—经验感知—感知加工—概念化—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系统是形式与意义之象征关系系统, 世界认知的过程因此就是将无意义的现实世界内化为符号意义世界的过程。这个认知过程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时时发生着, 悉心于认识世界的哲人们从哲理角度来探讨意义时就必然会关注意义与世界认知的关系。

1.1 中西古代哲学里的语义研究

语言研究始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时期, 阶级、城市、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出现是文明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征兆。当哲学思辨的目光投向了语言时, 语义研究就开始了。罗素在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中说:“在全部的历史中, 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以解说

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儿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成分）。”（罗素，1964：15）以商业海盗为特色的古希腊海洋文化滋生了蓝色的思索——哲学逻辑思辨，它为西方文明补充了那个“始终缺少着”的成分。古希腊学者用哲理的眼光重新审查其他文明社会的产物，如埃及人的土地丈量、两河文明的计算和天体观察与历法，于是化学、几何、数学、天文等科学就相继萌芽了。西方哲学在其数千年的哲学探索中，没有哪个重要问题不能在希腊哲学里找到先声。当他们以哲理的方式来观察语言时，就开始了西方语言研究的传统，这是颇为注重从哲理认识来研究意义问题的传统。

古希腊语中没有相当于“语言”的名词，但是有表示“理性认识”的 logos（逻各斯）。古希腊语就是用 logos 来表示“语言”的。“逻各斯”自然就是古希腊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里的重要观念。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首先对其进行了系统地讨论。他认为逻各斯是文明人的理智和普遍性的世界认知规律，这种认知规律虽然无所不在，却又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因为它深藏不露，行踪诡秘。（汪子嵩等，1961：454—466）他同时还认为，逻各斯可以通过语言来显示其存在，这就开始了语言意义与世界认识关系的哲理讨论。他认为万物原道之逻各斯似乎有两层喻义：语言性的逻各斯和认识理性的逻各斯。语言性逻各斯能够使人对世界之理性认识进行言语表达，认识理性的逻各斯使人能在世界认知探索中以理性的方式推理求真，人可以借语言逻各斯来渐进地认识理性逻各斯。总之，语言与人的世界认识共存，即所谓“太初有言”（《圣经·创世纪》）。古代西方所说的逻各斯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颇有相互呼应之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思想表明：作为世界认识的终极理性，“常道”是不能完全用言语说明和充分定义的，



因此也就同样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知道，同样显得“深藏不露，行踪诡秘”（恍兮惚兮）。能够被语言表达的是“非常道”，这仅仅是关于实在事物之理性认识。所以道家哲人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正因如此，后来的中国语言哲学家中有不少人主张：“言难尽意，立象以尽意。”这种观点竟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国外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中找到了知音。中外古代哲学里对世界认识的探索常常是从对语言意义与认知理性的关系的讨论开始的，这就说明了语言与认知的密切关系。

自古希腊以来的关于语言与世界认识的逻各斯理论探索一直活跃在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中，比如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就说过：“语言这样一种象征系统的存在揭示出一个本质性事实，或者是最本质的事实：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自然、直觉和直接的关系；需要一种中间物（语言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组织使思维成为可能。”（转引自 Paul Ricoeur 的《哲学主潮》，1979：243）因此哲人对语言的关注主要是对语义的关注，20 世纪的哲学思潮中的一个倾向就是由理性逻各斯向语言逻各斯的转向，从而引起哲学的“语言学反思”（linguistic turn），它最终又引起了“语义学复兴”。

柏拉图在其《克拉底鲁斯》对话录中描述了苏格拉底、赫摩根尼、克拉底鲁斯等三位哲人关于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哲理争辩。克拉底鲁斯认为词语的形式和意义是依据自然的，赫摩根尼则认为词语的形式和意义是人主观约定的，苏格拉底则支持克拉底鲁斯并认为不能把马叫做“人”。在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上，三位哲人虽然各持己见，但是他们都认为意义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反映。这种从哲理角度讨论语言意义与形式的争论，实际上就是探讨意义与认知的滥觞。比如在争论中，苏格拉底把词语意义比作肖像，一幅肖像可能不够真实，但仍然应该是可辨识的。这里的词语图像说就回响在维

特根斯坦的言语图像论中，也回荡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和意象理论里。

柏拉图在讨论其理念论时曾以语言意义为例。比如“狗”这个词的意义就反映了存在于理念中的关于狗的理想形式（ideal form），而人们所见到的各式各样的现实的狗仅仅是由这个理想形式派生出来的不完美的现实形式（real form）。他所说的理想形式昭示着现在的概念范畴里的“原型”（prototype），他所说的现实形式又映射到现代语义学理论里的术语指称（reference）和认知范畴里的非典型成员（non-typic members）。这似乎属于最早讨论语言意义与概念认知、语言意义与现实、语言意义与真实等关系的语言哲学论说了。

斯多噶学派是个充满折衷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的哲人群体。他们也如中国哲人一样主张“天人合一”，把人的思想观念视为是天道的意象，因此人的思想观念应与天道一致，人的生活应顺其自然。正是基于这种哲学认知和先验逻辑的兴趣，他们特别关注语言形式与意义的研究。他们始终认为，语言的外部形式和内在意义表达了人对世界本质的外在存在形式与内在真实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讨论了语言的各方面，比如名词的无时间意义和动词的时空性意义，词语形式与意义的约定关系和人的内心经验和对象认知的对应关系。他所创立的逻辑学旨在指导人以理性思维的方式去认识和理解世界。这使他成为最早和最系统地讨论各种言语命题意义的哲人之一。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语言意义做了分类，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处所、时间、姿态、承受等。这些与人的世界认知范畴密切相关的意义范畴，几乎涵盖了后世语言哲学的所有重要论题。上述语义范畴也是当今认知语言学所热烈讨论的各类认知范畴的先声。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道”“言”“意”“象”之间辩证关系的议



论也同样是涉及意义与世界认知的理论探索。比如“言”能否尽“意”的争论，“意”生于“象”还是“象”生于“意”的辩论，“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言”的观点，言语“意象”能否喻道而明理等争论都曾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重要篇章。这些中国哲人关于言语意义与世界认知的辩论虽然原始朴素却意味深长，似乎都可以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和认知语义学理论中找到曲折的表达。

汉语是以语义为核心的“以神统形”的语义性语言（申小龙，1988）。洪堡德认为，汉语用思想代替了部分语法。汉语这种认知透明性（cognitive transparency）使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在于语义研究，比如《小学》《说文解字》《释名》《尔雅》等古代重要语言研究著述都是词汇语义学性质的。此种语义研究传统与中国经学和哲学交织，源远流长，直至马建中引西方语法理论于汉语。汉语训诂学的实质应该是文化认知性的，是古老的中国式的认知语义学。（本书将在后面章节里讨论）

1.2 中世纪的神学性语义研究

罗马人善于征战和帝国建设，罗素认为，古罗马的帝国文化是没有灵魂的军政表面政治文化，一种空壳性的畸形文化。罗马人的文化心灵就只能系于希腊文化，希腊文化精神因而强大地影响着古罗马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教育等文化领域。罗马贵族以希腊文化修养为标榜——他们爱讲希腊语，送子女就读于培训古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法学校。对讲拉丁语的罗马人来说，希腊语是显示学识优越的一种外语。

罗马人几乎是盲目崇拜希腊文化，他们也几乎不加争议地承袭希腊的语言理论。由于两种文化的亲缘性，生搬硬套反而顺理成章。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瓦解了，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偏安于拜占廷。在凋残破落的西欧，基督教圣殿仍然挺立，如长夜的明

灯，普照着荒凉的欧洲文化废墟。教堂和星罗棋布于欧洲乡野的修道院是保守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绿岛。基督教僧侣们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了伟大的教化野蛮异教徒的文化圣战。（张维鼎，332—334）当时的教会和修道院是欧洲的文化教育基地，拉丁语是这种文化教育的工作语言，僧侣们就是研究拉丁语语言的学者。

罗马帝国的崩溃使欧洲步入了基督教神学独断的中世纪。中世纪历来被视为是横阻于灿烂的古希腊理性的人文哲理文化与光辉的现代科学文化之间的漫漫长夜，但是这个时期却正是欧洲精神信仰和传统文化确立的时期。中世纪欧洲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神学（theology）统治着欧洲文化意识的各个领域，是科学文化万马齐暗的时代。神学是关于上帝及上帝创世的认知探索，其中也隐含着对世界的认知探索，是经院哲学甚至是科学的摇篮。（张维鼎，2004：4）逻辑、修辞、语言研究在这个时期有其独特的地位，它们是神学研究所必须借助的学科，尤其是经院哲学家们借以进行思辨和学术讨论的重要学科。因此语言研究在中世纪仍然蓬勃发展，尤其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发展。拉丁语在中世纪已经是各国教会通用的国际语言，是从事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化活动的唯一学术语言，而且还是一门在学校才能学习到的书面外语。中世纪语言研究自然就是对拉丁语的研究，同时又是诠释《圣经》的神学性的语言研究，这种研究很注重语义探索。

《圣经》中巴比塔的故事便是关于语言意义的神学隐喻。这个故事说，普天之下的人曾经都讲一种语言，人类因此能够相互理解和精诚团结。人类于是计划团结一致共同修建一座通天之塔，重返天堂与神界共存共荣。而耶和华为了打破人类的团结一致和挑战神界的企图，也为了防止人类凭借普遍语言来像上帝一样获得对世界的最终认识而参与天地之造化，于是他就使人类的共同语瓦解成互不理解的地方语言。这个故事喻示了语言意义在认知和改造世界中



的功能以及在人与神对立中的功能。

中世纪初的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对语言意义做过深刻的思考，他把《约翰福音》开篇之辞理解为“太初有言”，明确地提出了言语为世界之始并且创生了人对世界万物的认知。赫拉克利特暗示出的语言与逻各斯的关系在此进一步神圣化了。他认为，虽然声音（形式）与意义是两回事，声音形式因民族语言有别，意义则是同一的。因此奥古斯丁把意义视为内在语言，外在语言须依赖于内在语言。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而论定，内在语言就是上帝的语言，上帝可以通过内在语言直接与人的心灵对话。

13世纪时，随着亚里士多德著述文献的重新发现，基督教的理性神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结合产生了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以理性的逻辑思辨来论证上帝的精神存在和对世界的逻辑创造，其实是以神学名义进行的先验科学思辨，为现代科学开拓了道路。它是标志中世纪正在移向文艺复兴的人文理性的曙光。古希腊文化的人文理性思想终于又重返欧洲文化，在这种文化潮流下，语言研究必将逐渐转回到哲理性研究。

经院哲人，像斯多噶哲人一样，其语言研究的兴趣仍从属于对现实世界构造的哲学认识。他们注重词语的意义指称功能，企图在语法构造中发现“意义指称模式”（the modes of signifying）。以这种哲理来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模迪斯泰”（modestae），他们的语法被称为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模迪斯泰哲人相信，他们所从事的是探索事物普遍和永恒根源的科学，他们企图从逻辑学、认知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范畴系统中发现语言范畴的认知意义；或者说，把语法、逻辑、认知哲学、形而上学四者合而为一，并且纳于他们所从事的探索终极真理的先验科学。在语法方面，他们完全接受特拉克斯（D. Thrax）、多纳图斯（P. Donatus）等人的规定语法和学校语法的规则和范畴，只是认为这

些语法仅仅呈现了拉丁语的事实和现象，而没有探讨其原因，即没有探索这些语言构造规则何以是世界认知构造的反映。思辨语法学者强调，词语是一种符号，它一方面与人的心智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联系。语言研究就是发现这种联系规则——稳定而普遍的认知世界的规则。思辨语法学者并不认为词语直接表示它们所指事物的性质，而是以一种特有方式，即模式，来表示其性质，如：实体模式、行为模式、性质模式等。这种模式在语言里以词性（或词类“parts of speech”）的形式出现。比如：名词就是实体模式的语法表现，动词是行为模式表现，形容词是性质模式，副词是方式模式等。他们认为句子是各种模式的组合，能反映客观世界的存在方式。因此语法就是关于词性范畴及其模式组合的哲学理论。思辨语法的模式理论似乎昭示着当代认知语义学中的语义范畴及认知模式理论。思辨语法学者还认为，在一切人类语言的背后有一种反映客观世界存在的、具有普遍永久原则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这个观念在笛卡儿和唯理语法中有了回响，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中得到了科学升华。

中世纪后期的学者的语言研究是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语言意义上曾展开了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思辨语法学者事实上已开始将中世纪初期的语义神学研究逐渐引向了理性探讨。

1.3 文艺复兴的人文理性语义研究

文艺复兴标志着地中海文明的沉寂和北大西洋文明的兴起。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思想、文化、艺术、科学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期，预告着人类社会即将告别传统时期而迈入现代时期。但是它却是从复古开始的，其他学科将从古希腊文化复兴中与中世纪经院神学传统断然分离，走向更新之途。在中世纪具有独特地位的语言研